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3

T5238.48/6673(6)



李君藏書房記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藏

藏書印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

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

適於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唐云五字一句因其才仁智

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通

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

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

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于禮樂深于道德非後

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于簡便而書

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作何管謂未可故也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

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

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

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獲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

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名帝建昌人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

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

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

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

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照前用之不與取之不前未嘗少換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

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分不同求無不獲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

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

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

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乃為一言

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

也

只是有書要讀之意然若老實說便是腐頭巾氣妙在何

哉何也兩段作疑惟醒問之辭令人自警悟鞭策後邊言

此書公擇賴之學者賴之即予亦且將賴之收拾包裹甚

密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

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

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

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

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

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

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

于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鏗鏗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奇絕}猛獸奇鬼，森然欲搏

先了李渤之陋

以下皆補酈元之簡

此數虛

此數實

人而山上栖鶴聞人聲亦驚起磔々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于水上嘈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嘈如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嘈如者點鍾字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始判斷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簡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

擊而求之自以為得真寔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中段欲言水石之聲先將三項描寫起此文情也昔嘗與

鄧左之論之今知之者鮮矣錢牧齋

此翻案也李翻酈蘓又翻李而以己之所獨得詳前之所未備則道元亦遭簡點矣文最奇致古今絕調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
 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
 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自非此書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
 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
 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月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
 復強顏忍耻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遽辱還荅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

之意乎伏讀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

入于道德之場中後有者論已子產與政者必相與形骸之不見其子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

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

奸著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此事定重復尋理十

凶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尋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

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

聞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哀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思

非一代偉人不足托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

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必見

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

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于竊攘剽殺也輒草具

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從上帶根亡軾而此書本以

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

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

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說

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亦無所歸必

老于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只是獻所著書兩種而文情斐亶絕無痕迹

答謝舉廉書

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真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鹿門云此却是長公本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謂之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不知之矣此正

公案

中前段反商

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
 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
 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
 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
 此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
 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
數賜見臨及示詩文器與聲價于坡公故以此意收結
 紛々多言豈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以下唐門文鈔刪去然文章貴珠家相聞此篇
繁發處多須此乃佳要知又文字不可妄作即損也
 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
 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
 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々以時自愛不宣

論文到精妙處亦唯東坡能達

謝舉廉字民師臨江人父懋叔岐弟世克同登進士時人
 謂之臨江四謝公與書凡三皆北歸時作

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
 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畧。及足下斬然
 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
 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
 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
 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
 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
 之眾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
 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

此段言過重其矣

頓挫曲折

書意正從此發揮

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
 因以為實能之故說之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
 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
 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
 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
 深愛其人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
 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劍相推與甚非所望繼承前段木有瘿后有暈犀
 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
 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

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作頭更有步虛詞不盡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
 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
 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率爾作書章法如此整齊然極不易識

答劉沔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于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撮。畧無遺者。覽之

綴撮二字疑互易

因此生出一篇文如泰山之雲觸石便起

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

展筆

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

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正。以軾觀之。越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

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此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蘓武贈別長

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儼淡正齊梁間小兒所擬
 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
 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
 乃云以卓亂故流入于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
 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俗所亂可為
 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久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
 婉帶雅興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以矣某窮困本坐文字
 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察
 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
 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

故勉作報書恕不宣

真偽未識何論好反坡公之笑傲一世者甚矣末段譽兒
 亦有跌蕩不羈之意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適中

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麤遣但舍弟

欲言安適先數哀戚

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

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哀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

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

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二已借得

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

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官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間豈可復

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

為學亦復如是

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疊下馬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集有進論進策五奉此教也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俞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來，多言矣。初到黃廬，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

先作一頓

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釀，柑橘枳椇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此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

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小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堯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

瑣碎而情致藹然。錢牧齋

無一毫裝點。純是真率。他文如說官話。此等文如打鄉談。官話可學。鄉談不可強也。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羗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關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羗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壘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驟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廢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

自起自下至此說一頭

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
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孔子
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前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
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
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
也馮念歸尚之意文勢波動雲涌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
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
在陋巷費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世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
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

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
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
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
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
者蓋千餘里不絕軍伍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擊器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唐云致事錯雜遼人夏人遣
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
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蒸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爰

婦人孺子在其中

夷狄

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焯輝于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

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自公文章名世直下至此纒頓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

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

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

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

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

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

於感人心動天地魏上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唐云堂議論以下故事公諱光字

若實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

始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

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

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温

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

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

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

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
 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寇名山欲以橫山之眾降公極論其
 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
 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
 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
 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
 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
 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
 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
 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上擇

唐云以前言做以後行事欽

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
 祐元年九月丙辰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勸上亦
 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
 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
 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
 人董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栢皆承奉郎以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
 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
 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
 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

此段結到神宗與公巨筆乃一篇精神聚會處

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敎其所著書，讀之於通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不避魚藻之嫌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候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歎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

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

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文章無意思不能曲無才氣不能直此文千里一曲非坡
公不能

碑文前段從天下治平而推原到周公以公之天相人歸
而推原其德之誠一皆是逆推法中段敘公歷事四朝本
末是順叙法末段乃從中提出二聖之倚眷而推本于神
宗此方是蘓公巨手特筆驚天動地處故詩亦專于此處
敷揚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
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遇於光黃間曰

岐亭廬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入莫
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李常
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

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不答而笑有公之富

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真土前十有
此段從俠處翻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一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箭
細事點染生色

遂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
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
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顯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汝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
亦足以富樂嘗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
間多異人往汝陽狂垢汗亦不得而見方山子僅見之與

此篇三蘊文粹不載余特愛其煙波生色處往能令人

涕洟故錄入之

陳季常非真隱者其隱亦俠之友相耳坡公於此意能傳

之而不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

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

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于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

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茫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

至于用夷君子以為無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

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魍魎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

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

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于萬一者幸

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

為天下慟

世有公則如此

樓云此說章子厚以惠卿輩下得言語好

樓云此說王介甫

樓云倒說轉

樓云看此數轉多少委曲而不亂

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

哭其私

昔我先君懷實道世

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于門下者十有六年于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模寫小人情狀極其底蘊介甫門下觀之能無怒乎然歐陽之存亡其関于否泰消長之運如此非坡公筆力不能及也

樓迂齋

只言世之不可無公而天不憖遺以致其哀悼之意依倣尼父誄其尊歐陽也至矣今人為之必將稱述道德功勳

何異佛頭着穢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

經業

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

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

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于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

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說，亦無以過于槃與燭也。自槃而

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流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

通接

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

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孔子曰：百工居一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

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步。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歿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雖學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經術取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于學者也。方求舉于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亦未嘗求道
前段言道之不可求。後段言求之當以學。而皆喻言之。然前段從喻入。正。後段從正出。喻便兩喻相承而不排。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而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闕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參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

于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
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
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
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
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
食邪未用耳不獨文章抑揚之法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悖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
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
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
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紛之議不至于朝廷謗讟之聲不聞于闕里
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一樂守對後多悔字之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

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
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
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
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
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
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
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上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
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病根尚在一悔矣然而陛下
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

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眾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于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

不以為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戍心。惟懼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眾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于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眾而不可

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已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燠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以水旱繼之以

皆此以爲條件

饑饉積悍之民奮為群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眾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虜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攘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群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眾。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于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

悔字完亮

後段專攻亦甫

歸過于當時謀國之

刺隱微明人臣不肯悔禍之由與前此下悔之對射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于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也漢宣帝與趙克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克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于克國遠甚克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克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諷開悟得易納約自牖之意而始末

處有針線法度

茅鹿門

篇中以悔字為眼然言神宗悔而安石不悔故前段諷神宗處頗緩巽後段攻安石處最迫切

商論

主

客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

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

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以於商者乃數百歲

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

先說周以作襯托之民故其道本於尊而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

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

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

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

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

歷年多

中興雜

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歷年少

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

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所以存柔者可以久

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未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

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

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

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以尊而尊以尊而尊太公曰後世

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親以尊以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

段配合其行文妙處

世意好否則國之盛衰修短繫開國之初而後世無與也

茅云以齊魯

氏之禍而魯人困于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

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此文是空中樓閣蓋商人之風俗特驗之詩書而謂其用

劉本無實據文皆倚周以論商復用齊魯以影商周都是

憑虛結構讀此當悟文章假借之法

純用借賓定主之法文貴有法尤貴有法無法則

其理不長不足立文存之體言法係法亦中模糊

無法則詞多訛達無以行文存之用云危詞費秩

序真倒若夫枕往昨史詩是星我理之學時不可廢

當先有以立其本而文章存之決之當勤加之於古

人於外亦多讀多病多計三法唐宋八家中如神
 蘇文尤宜日手一卷所夕寢饋在中視為性命
 語曰熟讀精思久之自能心悅神會下學而上
 洞曰吾未有允吾易亦允難此矣

宣統辛亥六月廿七日大雨初霽晨起誌於竹

錄是虛 並人太拙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

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

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

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

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

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

不相奠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

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

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墻設土階三尺茅茨不

蕭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

舉一事以舉其餘

收到無日不行之文句作一束

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于是灌用藜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于屋漏繹祭于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脣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

形容文之大備

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

收到萬物各得其理句作一束

世故觀貼極好見得衰周之末而聖人猶收遺

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

文以推其理之極當即曰趨于文之一端

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

盛其文理當及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

方破俗說

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

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

反醒

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

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

法也

一起提出主意以後重々結束文極堅緻至謂文者萬物各得其理云爾見解尤高賴濱經術過其父兄

始皇論

主勢字須從生民說起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

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

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

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

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

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

幹一句正見是勢

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

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

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

之。而道德不足其身亦吳勢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

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

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于蕩滅

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

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

建明文甚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基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

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

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

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文之事乎。

割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

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勢也。

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

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于滅亡。蓋治

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文且治

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

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與柳州封建論相表裏。同主一勢字。然頴濱謂後世欲存

封建而不得。柳州謂先王欲廢封建而不能。則純駁大相

逕庭矣。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過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蠱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用威德始得聞

英雄其處于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

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粹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藉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

頓挫

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

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

椎魯足以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

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

拒之使之失其所欲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

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

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

劉備之才鐵案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

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

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

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

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

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

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間困

于呂布而狼狽于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又添出兩件來陪說入字更妙

世下從三人抽出一人立論

如此轉出其奇

為得精神

落句妙

暗証後文一事

些段文字抑揚成勢取玩味

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與家取高之說茅鹿門

此文抑揚予奪出入轉捩不可捉搦深得馭題之法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于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于

漢唐便有藥

帶上一句有側意

外重

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

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

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

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

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

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可文景而

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

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

齟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

內重

外重

內重

內重

此段帶例正是立論之意

收處仍放平

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

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

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

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私分始故夫聖

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

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

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

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重關鎖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反西漢權說

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以下專辨外重之弊最有原委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

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于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于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

此言唐末猶得外重之益

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

選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
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
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唐荆川

雖是內外平說而意常主張外一邊立論正因宋懲唐弊
削藩鎮而致弱也見識高論事有原委極有關係文字其
體勢却從柳州封建論脫化出來

臣事策一 重臣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
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
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
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
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先提明所為之不類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

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
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
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懽愛悅懽無所不順而安為
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

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指伊周其人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歎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承上極言無重臣之害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

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

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極盡情狀惟其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

譁而無所憚至于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

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所以無重臣者由人主不能別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

權臣出入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

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

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

也此段言國家有重臣則可以禦非常之變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

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

當此之時茅云何等引証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

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世是結文處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

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世之弊在于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抑臣聞之世之弊在于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于死而不救

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收勒動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始言國不可一日無重臣後言無重臣則無以備非常之變始言人主當別重臣後言宜有以養重臣之威皆是逼進一步由淺入深之法凡文章起初迫切後反寬懈或始終只一意無進步語皆所為沒結煞也

臣事策四 委兵權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以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于東，以忘其西，見

其起于外也，而銳意于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于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

此說說無常處意

於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定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

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

昌黎下引絕而絕之其說亦有甚節此

其死于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啟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八題昔唐季五代之亂，先喝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正見利害無常，此一段最難通，篇首發處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于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快天子憐恤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

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此等見識本于老子在不究其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

長久而改易其政善乎此說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

擇之上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首尾相應語更輕不盡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此篇用意極虛極活翻騰旋轉不離箇中文之圓而神者

臣事策八 破例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于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于人者，固役于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勾貸隣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

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于草莽之間。以

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

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之發于

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

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

之于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

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于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

之用。何也。方指破今日之弊。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

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

豈不欲以邀人哉。蒞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

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

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
 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
 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
 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
 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
 之弊法亂則使人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
 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
 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
 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
 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

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
 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
 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

必有一致

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
 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

抽出防大臣意結尾

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
 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
 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眾此不可不深察也

與東坡柳僥倖篇同此必蘇氏兄弟所共論者唐荆川

老泉之文善為近穎濱之文善為遠老泉之文一起手便

擒住題目。潁濱之文，紆徐而起，讀數十行，尚未測其意之所向。數轉之後，適與題會，趣味無窮。二法皆學文者所當知。文章急切要驚動人，當學老泉。若要引人入勝，使人不能舍我而去，當學潁濱也。

臣事策九

近任

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

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于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為之則皆有快；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于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

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

寫盡情態

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

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

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僞居於他鄉其心常屑之而不舒數

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

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

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

又接一意

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

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

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

故也。且夫人生于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茅膏應轉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快暢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為士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

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此篇行間茂密，無懈可乘，議論亦正當。鹿門云：可與魯子固送江任序同看，吾謂文氣亦相近。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于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况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以下條陳照應甚密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

諫官之材

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叅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于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于數四則材否畧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于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

詳言之才

親考試

公卿之材

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出材定人惟已闢四門知事情明

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

此不宜在眾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

水上親考試說乃言知人之難是一篇關要

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

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

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

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

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

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羣臣

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

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于論道。而不在于任事。在于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于天下。至于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對上論道擇人而言。拖入後段。

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于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願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于大體。粗有所及。

則迫于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大小詳畧之方。已熟于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于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于逸樂。無為而治也。則于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議論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于煩。陛下即以臣言為可。乞明諭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

以為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前段親考試之法說之太阿獨操中段又言知人知言之
 難以震動之又謂不可自用末段歸結到自己則唯欲從
 容獨對而已說來自成片段故足以要結人主中間雖多
 經術之言而申商刺覈之意已隱隱發露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
 今之士大夫不盡知人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
 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
 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
 人之存此段士大夫不盡知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
 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
 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
 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耶閣下勤惻以不傳
 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

此段史官不能記載

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住善自為先人地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

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

德滿行不幸不為朝廷所稱此段淋漓痛快已足為出清吐氣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

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進一轉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

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訟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念好之心而

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

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樓自三代之時至此七轉而不過二百餘字曲盡文字之妙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

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人不可盡

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

日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

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收士大夫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

史官收史官豈有恨哉

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盡作史情態古今史筆得失

只在公私疑信之間其論甚備樓迂三

論史一段痛快煞人公父政事他無可考公集有先大夫

述敘韶州事謂自公守韶而男女在市不一塗翁源多虎

公教捕之而虎自斃者五豈即張所稱耶其然豈其然乎

彼張殿丞者安知非媚相公之人哉王聞修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貴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已事謹者務多

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

就邑豪以為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

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一篇以此為主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

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

歸邑人之訾者半以此等為波瀾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

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材賢學作文章思

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襲然為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

幸復誦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

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
道弼於中而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
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乎則子之所以榮親
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
持予言以歸為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
歸予即書其所以為父母壽者送之云

從昌黎歐陽生哀辭脫胎而鍊意鍊辭句法字法無不精
湛

叔才之慙其邑人只從純孝之思欲榮其親意中翻出分

開作兩件不得

慈溪縣學記

領起通篇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亾於天下。古者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人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偏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

所見聞而已不待聞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凌夷之以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久壞不治。今劉君

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

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

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

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

杜君醇為之師而興于學意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

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

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

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

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

人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
收據得盡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
人出一層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
 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
 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取復古意不取因俗意唯慈溪之學尚不能不循乎世俗乃
 曲引其義以赴之期于復古而後已此是臨川學問本領
 不肯放低放鬆處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
 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
 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
 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
 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
 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
 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此好遊者尚不
發明意思俱在此節疏通一篇妙處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

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于是予有嘆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而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

夢盡意能

項上不至說

此入喻學之無窮

人舉一件不孤單亦見處處有得

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以遊喻學記之兼說體者。

周公論

荀卿起

荀子老問篇

臣見君不

甚哉荀卿之好安也

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

還贄款者不敢當則還之

執猶待也

平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

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十有餘人是

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

先說大體

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

庠于黨立序于遂立學于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

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

層

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

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

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

對春申孟嘗

呂氏家塾讀本

荀卿生于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又推出一層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

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

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

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

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

法而欲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

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

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此亦荀子周公之言故并辨之鹿門乃以為餘波謬甚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

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

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于世也荀卿結荀卿生于亂世

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

者吾不信矣

此篇以周公之小辨荀卿之妄小即孟子乘輿濟人之意妄

則以亂世之事而測量聖人也此是兩重公案

中間辨周公語有顯有隱讀者當并看荀子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
 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
 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精粹而成於人知
 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
 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
先盡其說而後折之文亦波瀾
 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誅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
單句
 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
 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
 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
 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
 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
 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馬由是觀之。莫不刼殊一之於外。而服之
 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天也而不為器。捨馬天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
 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
 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
 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
 也。從上捨木不為器。捨馬不為駕。抽出此意而極言之。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

有趨于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
 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
 始于天。而成于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
 之見也。結得道健

介甫論禮高出三蘓之上。文亦道甚。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開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
 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
 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
 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而能改。
 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

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于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

思字替上悔字

行字替上改字

用譬喻作結

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答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
 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成性也。且如人有財。
 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歎不可也。財。

更進一步方藝高奇
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極似皇甫持正孫可之一派文字。固昌黎之支流餘裔也。介甫能作此語。而以執拗聞。故文辭虛車爾。

復讐解

要領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

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幸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

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

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讐。

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

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

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

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

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君臣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于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轉折健當聽其罪矣，則不殺于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

此人字即指之而言

也。以讐未復之耻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正當忘復讐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當與翰柳議參看。茅鹿門

韓柳論聽獄之法。此為子弟之復讐者言之，皆有闕世教文字。通篇分三段看。前段讐之緣起，中段折衷古說，後段處讐之道，法度甚謹嚴。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

棲史遷意之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

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為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

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應進退無所據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

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

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收到例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有結構有段落有轉折有照應法度謹嚴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

暗筆

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

先斷定再翻說

此但言雞鳴狗盜之無用

強，得一士馬，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

此更言

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凡四五處，此

筆力之絕。樓丘齋

陡絕處全在一結，然欲取陡勢，須向前迤邐處先安頓得

地步好。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縣主簿

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爱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

有其才

兄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

得薦引之

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

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

又有稱惜之者

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

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

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

跌宕好

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

林馮酣暢

會而輒不過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于用說之時
謀足以奪三軍而辱于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
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
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
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
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擗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
于斯誰或使之

篇中含一命字却不說出更覺語少意多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足以致其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已
任蓋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
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
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今
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
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
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
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

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其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乎。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為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官祖諱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壅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

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殫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初回與孫侔常秩齊名，回既早世，秩一出，取美官為笑。于時惟侔以隱操終，回之為人雖不可知，然擬之以孟子，無乃太過。眉山辨奸論所謂收召好名之士，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豈指此輩耶。

王聞修

曾王之文深摯如此篇言世無真知說來真有千載之痛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于其母憂悲愉樂不主于已刻畫以其母而已學于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瘁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隣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不過許處正好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

以議論為敘事

此一層更深刺更見王君

士之務本者常耻于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
 以進士試于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
 也之考非立名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
 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于其間
 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
 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
 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
 兆為銘曰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曾王墓誌數以議論行敘事之文而王為甚多鍊思刻畫

處然非史漢法矣 茅鹿門

寫王君是一箇孝友真朴人面目如見無通套話此正史
 漢法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漠。又安可得而推。

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

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

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

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

立朝大節

崎嶇。雖屯遭困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

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
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
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戲而况朝士
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
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結得語深情至

歐公知介甫特深又有薦引之力祭文止舉公義不及私
恩有古人之風蓋亦所以尊公而不敢褻也

